



良心茶遊記

松山日軍的「玉碎」(下)

●良心

中國遠征軍滇西大反攻開始後，由於遠征軍第20集團軍猛攻高黎貢山南北齋公房古道，松山守備隊長松井秀治大佐率聯隊主力前往增援高黎貢山。守備隊長由野炮兵第56聯隊第3大隊隊長金光惠次郎少佐接任。金光惠次郎已經48歲，被同僚戲稱為「老少佐」。松井秀治帶走第113聯隊主力後，留在松山的日軍尚有第113聯隊4個步兵中隊，野炮兵第3大隊兩個中隊，並配屬有輜重兵、通信兵、衛生兵和給水兵等，還有慰安婦，總共有約1,340人。由於第113聯隊於1942年5月駐防松山後，礦工出身的聯隊軍人直接參與了對松山進行的兩年改造。他們對松山陣地的明暗堡壘和坑道溝壕了如指掌、十分熟悉，因而他們在戰鬥中懂得充分利用工事的優勢。接任守備隊長的金光惠次郎雖然對步兵作戰並不擅長，但他對防禦系統的設計非常工於心計。他給松山防禦體系的擴充完善和加密隱蔽又做了很多工夫，特別是加強了炮兵部署的隱蔽精準和快速機動。遠征軍發動進攻時，松山日軍已做好了一切準備。

據說在最後頑抗中真正起作用指揮的是聯隊副官真鍋邦人，他曾擔任第113聯隊的中隊長。第113聯隊的聯隊長松井秀治大佐並不相信金光惠次郎這樣出身和個性的軍人，雖然讓資歷較深的金光擔任了守備隊長，但同時又讓自己的副官真鍋邦人大尉從高黎貢山返回松山「協助」金光指揮。因此松山日軍的指揮權實際上在真鍋邦人大尉手中。真鍋邦人時年34歲，正值壯年。據日軍士兵披露，真鍋邦人是一個十分冷血殘忍之徒。在松山戰役期間，真鍋邦人一直擔任前線陣地指揮。金光惠次郎被遠征軍炮火擊斃後，代理指揮的真鍋邦人更加瘋狂。他多次下令重傷員自殺，並殘忍殺害朝鮮慰安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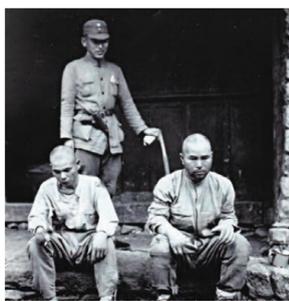
據遠征軍最後統計，在松山戰場一共打死日軍1,280人，抓了俘虜28人（包括慰安婦）。日本天皇親授的第113聯隊軍旗被毀，隊徽深埋地下，兇悍的第113聯隊不復存在。松山之戰成為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首次遺留下千具遺骨迄今無法收殮的敗仗（亡靈無法回歸靖國神社）。松山戰役後，日本軍方和輿論吹噓「拉孟（松山）守備隊全體在鋪天蓋地的敵群中玉碎」。日軍南方軍還發文件，向日軍全軍宣揚松山守備隊長金光惠次郎的「玉碎精神」。但是，據倖存的松山日軍野實揭露，那些吹噓及後來電影中的「玉碎」場景實際上是沒有

的事實上，松山日軍不但有多人做了戰俘，還有六七十人在「未奉命」的情況下逃跑，有不少日本兵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從松山逃生的石田一等兵回憶稱，最後幾天大家都不知究竟該怎麼辦，當時守備隊衛生隊擔架中隊長野津中尉說：「情況緊急時就逃出去！」另一位擔任分隊指揮的不知名的軍曹也說：「逃回本部繼續戰鬥吧！」於是，大家就決定逃跑了。分隊逃出來7人，途中被當地老百姓發現舉報並打死了5人。

據第56師團搜索隊副官穴井元喜大尉透露，松山戰鬥中確有違反軍令逃回原隊的士兵，這些逃兵馬上又會被送去前線讓他們「玉碎」。他回憶說：「當時的參謀長很傷腦筋，他對我說，這些人返回原隊來了，實在是個頭痛的事呀！又不能通過軍事法庭處罰他們。現在前方正需要兵卒，不如給他們找一個去死的地方吧！我迎合着答道：這個辦法確實不錯！」日本投降後，中國將遠征軍在松山戰役中俘虜的15名日軍遣送回日本，日本軍方只讓他們以地方部隊的名義領取傷殘證明。而就在松山日軍第113聯隊全軍覆滅的同時，他們的聯隊長卻因聯隊「堅守陣地有功」晉陞少將。

松山之戰，是整個緬北滇西戰場上最為慘烈的攻堅戰。松山日軍雖然越戰越少，但卻極為死硬。明知一死，也要搏個魚死網破。據遠征軍一位連長回憶，衝上日軍陣地時，日軍常常突然跳出戰壕肉搏，就連隨軍的日本婦女也跳出來扔手雷。第8軍第103師一位老兵在回憶中描述他的真切感受：「日本兵打起仗來，有一種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像鬼像野獸，反正不像人。和他們打仗就像是和殭屍打架一樣，即便打贏了，心裏也怕得很……」據說那種投入戰鬥時像「已經死過了的感覺」，即假定必死而瘋狂「求死」的狀態，來源於武士道傳統，在有日本武士道經典之稱的《葉隱聞書》中被稱為「死狂」。

有傳說松山日軍之所以死戰到底，是因為松山所在的保山地區，有許多居民是南京人的後裔，而侵佔緬甸和滇西的多個日軍師團參加過南京大屠殺。日軍佔領滇西期間大肆燒殺搶掠。在佔領松山的兩年間，日軍守備隊對松山周圍幾十個村寨實行三光政策，近600人被日軍殺害，有29戶被滅門。因此保山百姓和當地入伍的遠征軍對日本兵有不共戴天之血海深仇。松山日軍深知此戰必死無疑。與其投降也被打死，不如死拚到底。



●松山日軍俘虜。

作者供圖

但是，據戰後軍史專家研究和參戰日軍回憶，松山日軍頑抗到底的主要原因是駐緬日軍總部和師團一直宣稱要援救他們。據有關披露，當時日本緬甸方面軍有個救援松山的「斷作戰計劃」。按照這個計劃首先救援松山，但松山守備隊至少要堅持到9月上旬。據倖存的松山日軍回憶說，到8月22日遠征軍攻佔山頂陣地時，日軍第56師團長還命令松山日軍「堅守待援」，欺騙他們稱「援軍可在9月10日左右抵達松山」。倖存日軍士兵石田富夫回憶：「到了晚上，看到山下滇緬公路上有一點光亮，或聽到一點馬達的聲音，就想這不會是援軍來了，就感到很高興。大家只希望一起堅持到9月初援軍會來。」

一位美軍軍官評價日軍的「玉碎」：「日本兵雖然強悍，卻很可憐。」美國作家韋伯斯特寫道：「每一個日本士兵都清楚，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麼他所在的小隊、大隊、聯隊甚至師團都將蒙受恥辱。他同樣也很清楚，當他離家遠征的時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員都決不被准許做、說或者在信中寫到任何可能令士兵們對天皇獻身稍感猶疑的事情。這就是滿腦子進攻念頭的日本軍隊官兵們長期被灌輸的思想。」

許多日本文化學者都承認，日軍士兵的死硬強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島國生存環境中形成的「集體觀念和恥感文化」，不能說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層面的理性自覺。日本民族恰恰是因為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動和蠢惑的。一位叫宮下進的日軍俘虜說：「在戰爭開始時，日本的一切都顯得有些瘋狂，一種病態的愛國主義開始控制整個社會。我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是武士道信徒，但後來，尊奉它並且為榮譽而戰的壓力開始潛入我們的意識深處。」當被俘的十幾名日軍士兵進了中國遠征軍雄楚的戰俘營，了解到遠征軍並不會以他們的方式對待戰俘，他們漸漸感受到進步和文明的力量，開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不顧尊嚴，奴顏婢膝，表現出島國民族性的另一面。事實證明，處於蒙昧狀態下的日軍的「勇敢」亦經不起考驗。

豆棚閒話

●張丹

動靜

距2024年11月5日，一周過去了。觀察最近的微信朋友圈，頗富意味。在香港時間11月6日之前，哪怕是11月5日投票當日，圈裏動靜不大，身居美國的朋友尤其了無聲息。倒見這邊有人發過一張照片，直面維港的陽台，欄杆上一隻小鳥張開嘴，配文：都在等，那隻靴子落地。誰在唱歌壯膽。

到了11月6日中午（美東時間5日子夜），選情在哀嘆和暗喜中水落石出（總是如此，不是嗎？）朋友圈裏一片喧囂，間接觀戰的太平洋此岸，左派和右派奇怪地似乎都不樂見此結果。而對岸真正的選民們終於出聲了，言語隱晦，心意大白。芝加哥女士上傳一張中北部深秋圖，配文：一夜無眠。人民的選擇，人民的勝利！紐約客發了一張在選舉現場做義工的圖片，平和解說：「每一張都重要。」加州老師轉發有關伊隆·馬斯克狂熱支持特朗普的視頻，作恍然大悟狀：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榜一大哥」哇！都不言選舉，更不提自己投票給了誰。但發圈的時候，語氣，在在指向唯一的勝者。

而這幾個地區，連我一個身處香港的人都了解，都是傳統的所謂藍色區域。特朗普此次不僅贏了所有紅州和搖擺州，在傳統藍州的票數更有顯著提升，比如他可能成為自2004年以來首位在加州獲得超過40%選票的共和黨總統。這幾位傳統藍州的華裔朋友的選擇正與數據暗合；或者說，是他們，默不作聲，不約而同的選擇，令我們隔岸看到紅潮瀾漫。另一個在傳統喬治亞州的朋友，10月下旬正好來香港出差，我目睹他在行程中特地給他家中三個成年兒子打電話，囑咐他們一定、一定要投票：「今次不同往日。」選舉結果出來後，唯有這位教授朋友陷入了沉默。我想跟他聊聊，於是一邊繫安全帶，一邊問候他還好嗎？這一問如同捅到馬蜂窩，激烈的言詞洶湧而出：「這些××，不知怎麼想！他們忘了他是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嗎？投他？有他們苦日子過的！」我輕輕鬆一下：「投他的不投他的，不都在同一片天空下過日子嗎？」他苦笑一聲：「他們竟會對他有幻想！我有準備自願跟他們不同！」頓了頓，他衝鏡頭點點頭：「實在不行，我就飛來投港！」我繫好安全帶，重重點頭，鼓掌。他是美籍華人沒錯，同時也是中國「千人計劃」一員呢。

施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浣溪沙

施學概（伯天）鞠躬

縹緲歌聲逐浪流。
參差霞彩映波浮。
廣寒宮裏會神舟。
蕪穢米疇聞吠犬，
繁榮球舍見耕牛。
撐天拓月宇寰謳。

甲辰年十月十三
2024年11月13日

來鴻

●羅大佳

兒子的小紅花

兒子想給莫言爺爺的慈善事業捐款，那是一年前就有的想法。

那時兒子才4歲多，聽我和朋友們閒聊時，講了莫言先生幫助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孤獨症兒童治病的故事，回到家裏後，對我說：「爸爸，我給您說句悄悄話。」我以為他要給我說幼兒園發生的什麼事，把耳朵挨過去，不料他說：「我要給莫言爺爺捐款。」我一怔，問：「你哪裏來的錢呢？」兒子回答：「我儲蓄罐裏有錢。」

兒子有兩個儲蓄罐，一個像學校一樣的房子，那是他上早教班時，老師獎勵給他的；另一個是陶瓷佛像，那是他媽媽從網上給她買的。平時兒子愛買玩具，愛買看圖識字書，有時還要買零食。每次我們把找補回來的零錢，都讓他存到自己的儲蓄罐裏。兒子跟着我們去參加婚宴，人家給他發個幾元錢的小紅包，他也把它拆開，投進儲蓄罐裏。每次兒子把錢投進儲蓄罐時，都說：「這是我讀大學的錢」。我玩笑似地問兒子：「你捐了儲蓄罐的錢，以後拿什麼上大學呢？」兒子回答：「先給莫言爺爺，以後再攢吧。」

兒子和莫言爺爺是有交情的。2023年4月我去看望莫言先生時，兒子錄了一個自我介紹和問候莫言爺爺的視頻，讓我帶去。莫言先生看了覺得他很可愛，就簽名送了一本《莫言給孩子的八堂文學課》給他。兒子拿到書，高興得不得了，錄了一個感謝的視頻發給了莫言爺爺。去年春節前夕，兒子錄了一句「莫言爺爺，祝您新年快樂！」的問候語，要我發給莫言爺爺。莫言先生用13秒鐘的語音回覆他：「謝謝你，謝謝你，羅宇昭小朋友，也祝你新年快樂，一切都高興啊，去幼兒園愉快！謝謝你！」兒子再回覆：「謝謝莫言爺爺！」

今年7月我到北京出差，準備再次去看望莫言先生。兒子晚上在幼兒培訓班學畫畫，他和老師一起畫了一幅莫言爺爺到醫院看望小朋友的國畫，並要老師幫他在畫上題寫了送給莫言爺爺的詩：「莫言爺爺大作家，文章寫得頂呱呱，幫助小朋友來治病，人間有愛是真情。」我把畫帶給了莫言先生，莫言先生拿着畫拍了照，讓我帶給兒子。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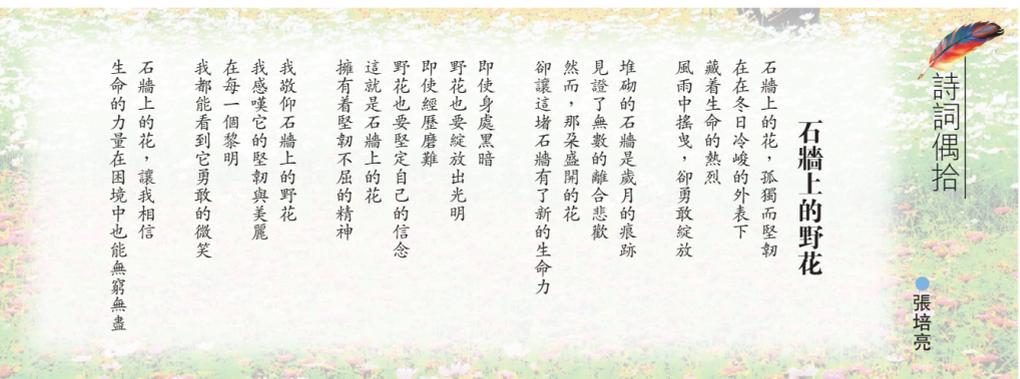
莫言先生談起兒子想捐款時，莫言先生說：「有個意思就夠了。」談起我也想捐，莫言先生說：「那倒不必，因為你們也很困難。」莫言先生體貼的話語，讓我十分感動。我知道為了孩子，為了慈善事業，莫言先生個人先後捐了1,130萬元人民幣，創辦的「莫言同心」「與星同行」「健康童樂園」等公益項目，幫助12個省市共621名先心病兒童成功完成了手術。先心病篩查人數超過16萬，帶動34萬人捐款超過1,200萬元。「與星同行」公益項目已為20餘個省市的224名地方學員（251人次）賦能，為46名孤獨症兒童提供了幫助；資助了10多所兒童樂園。莫言先生常說，有錢多捐一點，沒錢少捐一點，捐一個億不嫌多，捐一分錢不嫌少，實在一分都沒得捐，給我們點個讚，我覺得也是行善。

從北京歸來，兒子一直鬧着捐款一事。一個有點空閒而又晴朗的日子，兒子抱出了他的兩個儲蓄罐，我們一起清理出裏面的錢幣，用袋子裝着提到縣農業銀行廣場營業所，營業員一個硬幣一個硬幣、一張紙幣一張紙幣清理的時候，兒子坐在營業廳凳子上，目不轉睛地看着。213枚一角的硬幣；44枚5角的硬幣；19枚一元的硬幣；2張一角的紙幣；3張5角的紙幣；2張10元的紙幣。營業員說，總共84元。並把另外的幾枚硬幣退給了我們，說市場不流通了。接着幫兒子把錢存進了銀行卡裏。

回到家，我通過手機微信把兒子的84元人民幣捐到「與莫言同心」的公益籌款平台。作為兒子愛心捐贈的支持者，我也捐了500元錢。

隨即收到了兩份精緻的電子「捐贈證書」。上面寫着：愛心網友，感謝你支持「莫言邀您與星同行」，本次為項目捐款84元。下面有一朵小紅花。另一份電子捐贈書寫的是：感謝你支持「莫言同心救助先心病」，本次為項目捐贈500元。

兒子從我的手機上看見他的電子捐贈證書後，高興得在地上跳了兩下說：「我喜歡這朵小紅花！我喜歡這朵小紅花！」彷彿在幼兒園裏有了進步，老師給他戴上了一朵大紅花一樣。



詩詞偶拾

石牆上的野花

石牆上的花，孤獨而堅韌
在冬日冷峻的外表下
藏着生命的熱烈
風雨中搖曳，卻勇敢綻放
堆砌的石牆是歲月的痕跡
見證了無數的離合悲歡
然而，那朵盛開的花
卻讓這堵石牆有了新的生命力

即使身處黑暗
野花也要綻放出光明
即使經歷磨難
野花也要堅定自己的信念
這就是石牆上的花
擁有着堅韌不屈的精神

我敬仰石牆上的野花
我感嘆它的堅韌與美麗
在每一個黎明
我都能看到它勇敢的微笑
石牆上的花，讓我相信
生命的力量在困境中也能無窮無盡

●張培亮

學生園地

●王小雪 香港真光書院

生於華夏 當不負華夏

這個夏天，我參加了招商局香港青年聯合會主辦的「華夏博覽看今朝」研學活動。我最大的收穫，就在於深刻理解了「生於華夏，當不負華夏」的情懷。

在威海，我參觀了甲午戰爭紀念館。文獻古蹟一件件地展現於眼前，牆上油畫刻畫着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場景。丁汝昌、劉步蟾……那些奮勇殺敵的將士的一字一句，有多少無奈的心酸。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歷史彷彿從書中跳出，訴說着歷史的滄桑和悲壯；導覽員抑揚頓挫地演說，將歷史化為永恆的圖片，一幀幀收錄在我腦海中。

從威海到丹東，我來到了抗美援朝紀念館。場中展示了種種對歷史的見證，特別是那些曾經參戰的志願軍士兵的信件，讓我感受到他們在戰場上所經歷的艱辛與困苦。每一篇文字彷彿都在訴說着那段不平凡的歷史，讓我想起那些為了國家和民族奉獻的青年們，他們的勇氣和決心，不僅改變了朝鮮戰爭的局勢，更深刻影響了後來的中國。

離開丹東，我來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旭日徐徐升起，撥開漫天的星辰與薄霧，拉開了新一天的帷幕。莊嚴的

國歌中，護旗手精神抖擻，國旗一下子展開，恍如含蓄的花苞在雨後燦爛地盛開。我看着國旗隨風冉冉升起，心中百感交集，想起了曾經為了此時的安穩而奮鬥的烈士們，我想他們一定會為此感到驕傲吧。

研學的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上海。「夜上海，不夜城，華燈起，車聲響」正是對上海夜色的形容。在浦江夜遊這個行程中，我看着兩岸霓虹四起，與黃浦江相映，著名的東方之珠旁邊摩天大樓的彩光襯托着，更顯莊嚴、霸氣。我不禁感嘆每座城市的蓬勃。在這和平的時代裏，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想，這就是先輩們想尋找的答案吧。

歷史的答案，我想並非藏在某本特定的歷史書中，它細散在祖國的每一角落，等待着我去慢慢發掘。歷史確是一面明鏡，照亮了過去，也照亮了未來。我們生於和平的時代，沐浴着先輩們用血汗換來的安寧，我們更應該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平並非理所當然，歷史告訴我們，和平需要代價。我們應當銘記歷史，傳承先輩們的精神，敢於面對挑戰，甘於奉獻，樂於奉獻。我們生於華夏，當不負華夏！